



畫眉之樂

——談《詩經》夫妻間的床第私語所呈現出來的蜜意柔情，以〈鄭風·女曰雞鳴〉、〈齊風·雞鳴〉為例

● 張垣鐸*

班固《漢書·張敞傳》記載，張敞在作京兆尹的時候，忠言直諫，賞罰嚴明，所到之處，都留下出色的政績，很受朝廷的信任重視。有一天，職司糾彈百官的臣子向皇上西漢宣帝奏言，張敞公務之餘，在家閒居的時候，經常替妻子畫眉，未免不顧細節，有損朝臣(其實是男人)威儀。宣帝至為好奇，召來張敞詢問是否真有其事？張敞坦蕩平常地回答確有其事。不只這樣，張敞還告訴皇上，夫妻在閨房的種種隱私，有許多比替妻子畫眉還要旖旎綺麗，不足為外人道的。宣帝聽了，會心一笑，不再追究。一時之間，「張敞畫眉」，傳為美談。

張敞替妻子畫眉，這麼隱私親暱的行為，照道理講，應該只有當事人心知肚曉。它到底是怎樣流洩出去？甚至鬧上公堂，驚動皇帝？還真是一團謎霧呢！後人不管這些，就把「張敞畫眉」拿來作為夫妻恩愛甜蜜幸福歡樂的典故，並且津津樂道。《詩經》繽紛豐采的情歌中，頗能呈現夫妻「畫眉之樂」氛圍，表達夫妻床第間如膠似漆，濃稠纏綿的蜜意柔情的，當數〈鄭風·女曰雞鳴〉與〈齊風·雞鳴〉二詩了。

女曰雞鳴

女曰：「雞鳴。」士曰：「昧旦。」「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。」「將翱將翔，弋鳧

* 張垣鐸，南台科技大學通識教育中心人文藝術組講師。



與雁。」

「弋言加之，與子宜之。宜言飲酒，與子偕老。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。」

「知子之來之，雜佩以贈之。知子之順之，雜佩以問之。知子之好之，雜佩以報之。」

雞鳴

「雞既鳴矣，朝既盈矣。」「匪雞則鳴，蒼蠅之聲。」

「東方明矣，朝既昌矣。」「匪東方則明，月出之光。」

「蟲飛薨薨，甘與子同夢。會且歸矣，無庶予子憎！」

〈女曰雞鳴〉一詩，採用對話、聯句的形式，表現了一對夫妻床第間如膠似漆，濃稠纏綿的蜜意柔情。

從「與子偕老」、「琴瑟在御，莫不靜好」的文句語氣看來，這對一問一答的「士女」，應該是夫妻的關係，至於是新婚？或者是老夫老妻，因為沒有足夠的證據，就不必鑽牛角尖了。從他們對話的關鍵字句——「雞鳴」、「昧旦」、「子興視夜，明星有爛」，可知時間應該在天色將明未亮的破曉時分。或許昨天，丈夫狩獵，過度勞累，體力消耗甚大，以至於今日凌晨，任憑雞鳴啾啾膠膠，依舊處在睡眠惺忪、半夢半醒的狀態，而要妻子軟言溫語催促他起床。儘管他睡意猶濃，卻也在妻子軟言溫語的催促聲中，起床漱洗整裝，懷著愉悅輕快的心情，準備上山獵取鳧鴨與大雁，滿載而歸，給妻子溫飽的生活。這一切都看在妻子的眼裡，不禁疼惜愛憐，鼓勵有加地承諾先生，等他狩獵歸來，一定親自下廚，烹煮佳餚，置辦美酒，來慰勞他的辛苦勤勞。同時也不忘在丈夫耳畔，溫存柔婉地絮絮私語，一輩子要和他琴瑟和鳴，相敬相愛，天長地久，白首偕老。丈夫感動萬分，緊緊握住妻子的雙手，真摯熱切地誓言：「妳的體貼，妳的溫存，妳的鍾愛，我何其有幸，完全領受到了。妳永遠是我的人，我的唯一。」

就這樣，在妻子溫存柔婉的絮語與丈夫真摯熱切的誓言中，將夫妻床第間那種如膠似漆，濃稠纏綿的蜜意柔情，淋漓盡致地呈現在字裡行間，讓人神往，引人遐思。

同樣的雞鳴啾啾，同樣的雞鳴膠膠，同樣妻子溫存柔婉的催促，同樣丈夫睡眠惺





松的狀態，〈齊風〉這首〈雞鳴〉，卻呈現出完全不同的風貌。任憑妻子一再溫存柔婉的催促，丈夫依舊搪塞延捱，貪睡不起。儘管朝中百官已經到齊就列，儘管早朝即將散去，誤了簽到的時辰，丈夫仍然無聽於妻子的催促，無視於時間的流逝(從第一章雞鳴破曉將明未亮，到第二章東方天色明亮可知)，只一逕兒裝顛弄傻，把啾啾雞鳴聽成蒼蠅之聲，把明亮晨曦看作皎潔月光。妻子在丈夫裝顛弄傻慵懶的賴床聲中，一方面擔心丈夫因為留戀床第而遭人議論；一方面更擔心自己因為丈夫留戀床第而遭人調侃，投以異樣的眼光；可一方面，她也卸下矜持，終於說出心底的話：「我願意和你同床共枕，夜夜——夜——夜……」劉學鍇說：

詳味詩情詩趣，〈齊風·雞鳴〉是一首表現夫婦情愛的詩。表面上看來，丈夫留戀床第，妻子催促上朝，態度有別；實際上，丈夫是半真半假地尋找藉口，妻子是半嗔半愛地遷就默許。三章之間的無字處，有時間的推移，也有溫柔纏綿的情意(見周嘯天主編：《詩經鑑賞集成》上冊，頁343，臺北市五南圖書出版公司，2005年3月)。

又說：

這首詩純寫夫婦床第私語，不但人物聲口畢現，而且富於諧趣，全篇風格，不妨用「昵而不褻」一語來概括。

最得本詩的真髓。有學者認為：

丈夫是公務員，應該雞鳴即起，參加朝會，正因為有位代他關心警惕的好妻讓他可以定心放膽地酣睡(見糜文開、裴普賢著：《詩經欣賞與研究(改編版)(一)》，頁445，臺北市三民書局，1987年11月)。

甚至於援引史例證明：

齊國的公務員多賢妻，晏子的車夫得妻子一言而為大夫。

本人認為，這種見解有待商榷，因為在妻子的聲聲催促中，詩篇文本並沒有片言隻語提到丈夫果真起床上朝啊！不論本詩末章四句，全是妻子的話(糜文開、裴普賢主張)；或是前二句是丈夫的話，後二句是妻子的話(周錫韋復《詩經選》主張，頁111~112，臺北市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，1998年9月)。妻子在丈夫的搪塞延捱，留戀床第下，終究遷就默許。乾著急，是叫不起賴床人的。





從上文的解析，吾人知悉，《詩經》中能呈現夫妻「畫眉之樂」氛圍，表達夫妻床第間如膠似漆，濃稠纏綿的蜜意柔情的，莫過於〈鄭風·女曰雞鳴〉與〈齊風·雞鳴〉這兩首詩了。

